

当代世相十万言 ● 李杭育著

说三道四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当代世相十文言 ● 李杭育著

说三道四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三道四/李杭育著.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7

(当代世相十文言/洁泯主编)

ISBN 7-5035-1823-5

I. 说… II. 李… III. ①散言-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647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08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当代世相十万言》

主编人言

60 今日新月异的潮流,倘与十多年前相比,几同隔世。改革开放引来的经济大潮冲刷着整个社会肌体,大化衍行,万家错布,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人际关系的变迁,呈现着纷繁交错的世情百态。人性本是个色彩纷呈的世界,多少年来有如深埋在生活土壤中的矿藏,在关闭的岁月中蛰伏不动,一旦大潮泄洪,波涛飞溅,无数千姿百态的浪花随之汹涌而出,壮丽无比,蔚为奇观。

当兹人们在求生存、谋发展的时刻,瞬息间转换着原有



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过去视为畏途的，而今豁然现出顺境；昔日视经商敛钱为大恶的，今日纷纷下海而成为天经地义；几十年来称富有者姓资并以一穷二白为自豪的，如今观念有变，取得了勤劳致富是合乎情理且光荣的共识。

社会舞台无休止的旋转，映现出数不尽的人们心理神态的转换。诸如脑体倒挂下老粗腾达、教授卖饼；大款大腕之既作威作福又空虚无聊；个体经营者不止有狡黠手段，还包藏着小蛇吞大象之志；饥来驱我去者仍终日价奔波于生活线上，日逐生长着永不满足的一点微小的欲望。在思潮纷纭中，两代人的代沟继续加深，见仁见智，少长反目；家庭婚变，笑声与哭声齐奏；有识者弃职从商，志在他国；而笃学者仍浸润于书卷，不羨高楼不羨金。总之世情幻奇，莫能揣测，善恶同在，天使与魔鬼齐飞，由此生发的人间之喜怒哀乐，悲欢与俱，难以穷尽。

从来习惯于写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作家，现在也无须发愁怎样去“蹲点”深入，眼下的万千景象，放在面前的活生生的各色面孔，声情各异的诸种形象，已目不暇接地投入到文学家的笔下。有情发乎“酌贪泉而觉爽”的心计，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天然愿望；有“形近而易见”的善恶分明者，也有“心远而难明”的心肠莫测者。作家倘能撷其真情，形诸笔端，虽不能算是不朽的盛事，但因此勾画出当前大动脉跳动中的一嘴一鼻，人情变故，

记叙现实年轮所经由的轨迹，观察奔波于人生阡陌上的
的履痕处处，借此照出一点当世的众生形相及其若干
心态，看来未见得不是一件引人兴味而可咀嚼的事情
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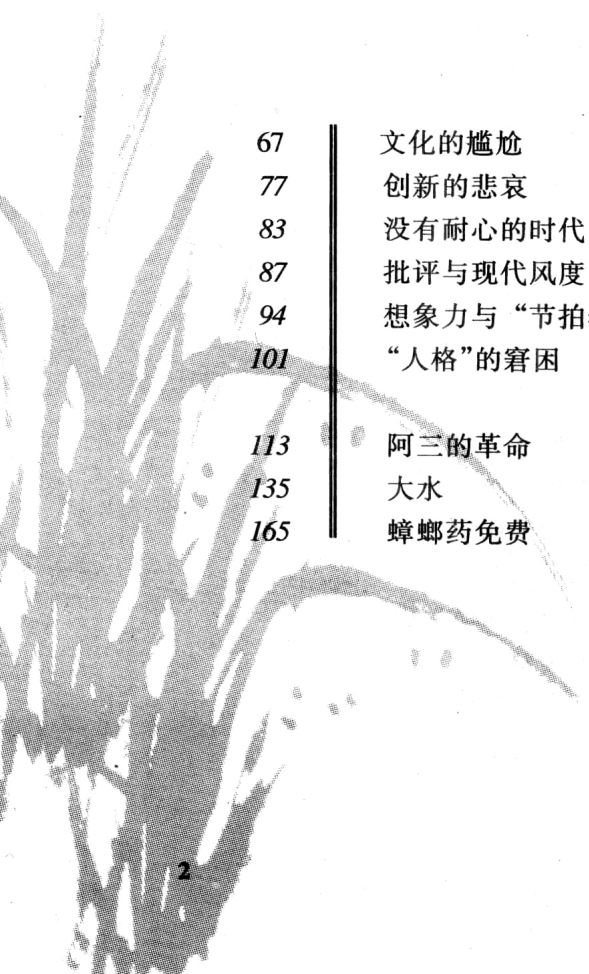
于是编者于今年初夏走访文学界诸家，承蒙不
弃，欣然赞同并慨然应允写稿，乃商定分别执笔成书
十种，陆续付梓，以飨读者。

洁 泯
一九九三年秋



目 录

1	我最近在干什么
8	苦命的耳朵
13	房子和家当
18	抽屉
22	猫鼠不离人
28	狗在拉萨
33	人眼看猫
37	学校大楼房
41	幻想富春江
45	广场景观随想
50	算术把戏一种
54	精制米和糙米粉
58	下海云云
63	续徐孝妇故事



67	文化的尴尬
77	创新的悲哀
83	没有耐心的时代
87	批评与现代风度
94	想象力与“节拍器”
101	“人格”的窘困
113	阿三的革命
135	大水
165	蟑螂药免费

我最近在干什么

这几年，常被人问起在干什么。出门遇见熟人，或是人家找上我门来，见了面，总是先问我这话：“你最近在干什么？”

早些年这应该不成问题，想来是因为那时我好歹是常有文字发表，那本身就说明了我在忙什么，再问就是多余了。而今我却是难得有点什么让人看到，照一位朋友的揶揄的说法，我是“一年只让人看一篇小说”！况且人家不是很留心的话还不一定会看到，毕竟眼下这世道越来越花俏，有极多的比小说更精采，

更鼓舞人的事物，更有看头。

难怪还关心着我的一些人(我很感动!)就要从我本人嘴里打听我的近况了——主要是行为上的。

“你最近在干什么?”

或者：“最近在忙什么事?”

起初，我很愿意也很诚恳地回答了这些人出于关心我而提的问题，总是尽量地交待清楚，有啥说啥，毫不隐瞒。下面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场面：

〔有人敲门。李先生开门。来客上。〕

来客 李先生很忙，真不好意思来打搅。

李先生 没关系，我不忙。

〔来客坐下，等李先生沏茶。〕

来客 李先生最近有何大作?

李先生 没有。(端茶给客人，然后自己坐到客人斜对面的椅子上)

来客 那你最近忙什么呢?

李先生 不忙什么。(马上又觉得连着这样干脆的回答怕是太怠慢人家了。赶紧调整语调)真的没干什么。没干正经事，就只是听听音乐……

来客 (欲言又止。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没有讲出来的话大概是这样：“只是听音乐?从早到晚?!”)

如果我这是在写剧本，我自己也一定认为这戏很蹩脚，不但到此为止都很平淡很“不出戏”，而且下

边的发展也是很麻烦。为了让这位客人相信我说的话，我是不是有必要对他大谈一通勃拉姆斯或者赋格曲呢？而在他那方面，来“打搅”我想必是有什么正经事吧，却坐在这里听我煞有介事地扯一大堆废话，他不觉得滑稽吗？

有几回我还真的对客人扯了起来——滑不滑稽随他！

不过我另外一些朋友却知道，早些年，我还是很嘲笑那种开口勃拉姆斯闭口西贝柳斯的“雅文人”的，认为那酸极了。而今我自己竟也酸叽叽的老是把勃拉姆斯什么的挂到嘴边上了！让勃拉姆斯来解释我本人最近在干什么，进一步是让他来为这个解释作注脚，以提高其可信程度。我私下里想，这大概比卖弄音乐更来得荒唐。

人家果然就相信了我吗？什么都不干，从早到晚只听音乐？

往往是解释得越多效果越差。

总之，我是遇上麻烦了。

我便向李庆西讨教对付的办法，似乎他做兄长的就应该帮我些个。正好，他也说起常有人问他杭育最近在干什么。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杭育最近在研读韦伯——深刻得很。”

庆西惯常拿我开心。不过他后来还是教了我一

手，要我一概回答人家我在写长篇。

撒点谎我倒不在乎。但为什么是长篇而不说是短篇、中篇呢？

“中短篇，人家要是再问你写什么内容，你就还得再往下对付。他或许只是随便问问，但你要对付起来就很费劲了。”

“说写长篇人家就不再问写什么了吗？”

“长篇嘛，总是一言难尽。这是个现成话。而且你真要讲起来，人家还没耐心听下去哩。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会再问你长篇写什么。”

好象有些道理。

那天庆西走了之后，我把与他的这场讨论归弄了一下，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首先，与人会面，最好能争取主动，尽量做一个提问者而不是被问者，因为处在被问者的地位上总是比较吃力，比较吃亏。

其次是退一步说，不得已，注定是要做被问者的，就要有点用心，做得尽量得体。被问到了，避而不答，对人不礼貌，不好。而若答得很勤很起劲，又很傻气。你晓得人家究竟想从你嘴里听到多少呢？没准你只须弄出点声响来让他听见他也就满足了。因此，要紧的是掌握好答话的长度——最少三个音节，最多不超过三句话。

要想节省下第四句，关键在于前面三句回答不能让对方感到意外，这也是我得出的结论之一。回想起

来，先前我碰上的麻烦，恐怕就是我那个老实巴脚的回答惹出来的——“听音乐”，虽则诚实，却不合对方的预期，多少有点儿叫他吃惊。他本来是只等我回答一句最近仍在写作也就算了，我却说了别的，惹他起疑心。或者也可能是好奇心。不管是什么，底下都免不了还有问题，也不管他是不是再问出口来，我总归还得再作解释再费口舌。这很糟。正确的做法是把头开好，捡最能让他接受，最听得熨贴的话说——也不妨说是回答得越平淡越好。要让他听了无动于衷。

再一条，就是庆西教导我的，拿那种“一言难尽”的大项目唬弄提问者。要么能够搪塞过去，要么令他生畏。甚至还不惜令他生厌。

我倒没有尝试过庆西的办法。原则是很懂很清楚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最大的障碍倒是在我自身。某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创造性的盲目崇尚，竟使我明知故犯，在这样一个很平常、很简单，甚至有时也很无聊的题目上标新立异，另翻花样，结果是麻烦更大，更多也更长久地受累。

那是去年春天，有个讨论小说的会摆在富阳县城一家疗养院里开，与会者都是本省的作家。难得开会的我那回也去了，因为富阳我总是去不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故，那会上的许多人关心我“最近在干什么。”就在等车去富阳的时候——那是个不怎么正经的场合，我记得停车的地方旁边有个厕所——我对某

人宣布：我最近在画连环画赚钱！

这可比听音乐更惊人了。到了富阳，还只开了半天会，许多人就已经听到传闻了，纷纷来向我本人证实此说。据我看，他们大都是愿意相信那个说法的。赚钱嘛，干什么不行？起码那些写武打小说赚钱的作家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安慰——他们还没像我走得那么远哩！我心想，出于善良的目的是可以撒点谎的，对此不必感到内疚。既如此，我还不妨讲得更详尽更圆通更象回事儿，就像我自己做小说那样。于是，凑了个人多的机会，看看该到的都到齐了，我就向这一大帮有兴趣听我讲连环画的小说家原原本本地介绍起我眼下的这桩“赚钱营生”来。正好前些天有个广州朋友来看我，讲过许多小人书买卖上的门道给我听，我就一古脑儿搬过来了：弄来日本的卡通片录像带，当然是国内还没放过的，用照相机拍下若干“定格”的照片，小人书有多少页就拍多少幅，然后就是依样画葫芦地把照片上的线条和色块画到一定大小的纸上。“卡通片顶好画了！”我还满不在乎地说，“大色块，清清爽爽的轮廓线，笨拙点，甚至可以用放大尺画！同‘文革’中许多人都会画毛主席木刻像一个道理。”

还有他们更爱听的报酬问题——一天可以画几幅，每幅是多少钱，有没有额外的红利可分……

这下可把风刮大了！会开完没多久，全浙江的关心着我的人几乎个个都晓得我在画小人书了！肯相信

的人都相信了！

肯相信就好办。等了很久还不见编绘者是李杭育的小人书在书摊上卖，就有人替我辩解说：他哪会署真名哩！

叫他这么一说，我倒有点难为情起来了。真有这回事的话——我不妨让自己也进入到里面去体验体验——我会署真名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临时化名（而非用惯的笔名）就是不想承认自己做的事。我们当驻会作家的，每年要向上边汇报自己的创作成绩——当然是报得越多越好。我的一位同事就很自然地把他给出版社编写的连环画脚本当成绩报了。他那个毕竟还是文字哩。我这个呢？也好意思报？

更令我不安的是，我猜想，领导也肯定听到了汇报，知道我在干这件勾当。领导会怎么想呢？领导是盼着咱们走正道的。让领导不放心总归不是桩好事。

还有朋友要我请客，既然我画连环画发了财……

反正是我给自己惹下很大的麻烦。这是个教训。于是，我就又有了第五条结论性的原则，就是在回答别人问我近况时，千万不能留下可能殃及我自身的任何隐患。该说的话都是没有后果的。

以后我再不敢乱说了。以后，凡是有人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将老老实实在按照庆西指点，一概回答：“我在写长篇。”

苦命的耳朵

咱

们的耳朵很吃亏。

相比之下，咱们中国人，嘴巴最享福，得到的滋润最多。拿我来说，每月的工资，多半是让嘴巴吃掉了。这还不算吸烟，还不算偶尔下馆子请客。恐怕人家的情况也差不多，而且，由于我哥哥庆西经常抱怨我家的饭菜过于简陋而不愿赏光来吃饭，我还不得不认为别人家吃得更好，花钱更多呢。据此而论，说咱们忙碌一生，多半是为了把嘴巴对付好，大概是不错的。

于是，政府也就最重视老百姓的嘴巴，念念不忘“民以食为

天”了。讲起市政建设，头一桩是“菜篮子工程”；讲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头一项指标是鱼肉禽蛋的消费量增长。每年要过的春节可把政府里的人忙坏了。我猜想，市长们那些天操心最多的事情，肯定是和咱们的嘴巴有关的。

咱们中国的文人雅士好像也是对吃喝最有兴趣了。你不信去翻翻眼下的文学杂志，看看散文、随笔之类，是不是谈吃谈喝的居多？咱们或许还有道理相信，把吃喝谈得风趣、潇洒，还是文人雅士的一大标志哩。李白是酒徒，汪曾祺是吃客，都是很出名的。文章的老辣，文章的青涩，文章的甜美，文章的平淡，文章的酸腐，文章有回味，文章没嚼头……所有这些文章之道文章的说法，全都是拿文章比作食物，很妥贴，很说明问题。早些年我不大明白这个道理，胡乱“寻根”一阵，大模大样的，历史行为啦，文化模式啦，心理遗迹啦，全都瞎忙乎！到头来，还是吃喝最文化了！孔孟老庄俱往矣，唯有吃喝根源在。

“酒文化”、“茶文化”、“豆腐文化”、“西瓜文化”、“霉干菜文化”、“冰糖葫芦文化”，总之是名堂很多，往这上边“寻根”才大有作为才来劲呢！

真的，全世界就数咱们中国的嘴巴最高级了。要吃笋尖儿，要吃蛋黄上那点精虫儿，要吃熊掌、蛇胆、鸭蹼、鸡冠，要兼颜色香味，要吃出个口感上的绵软还是生脆，要讲究一下凉性，热性，是补阴还是壮阳……